

世界尽头的咖啡馆

〔美〕约翰·史崔勒基——著

万洁——译



这是一间神奇的咖啡馆，迷茫的人总会来到这里，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。

· 周年纪念版 ·
16

自我启发类畅销 NO.1 | 被翻译成 39 种语言

世界盡頭的咖啡館

The Why Cafe

作者：[美] 約翰·史崔勒基 (John Strelecky)

譯者：萬潔

出版社：天津人民出版社

出版日期：2019-6

ISBN：9787201146171

序

有時，在你最意想不到，可能也是你最需要的時候，你會突然來到一個全新的環境，認識新的人，見識各種新事物。我就有過這樣的體驗，那是一個夜晚，我走在一條黑暗、偏僻的路上。現在想來，當時的情景正是我那個階段人生的寫照。我迷路了，也在人生的旅途中迷失了——我不知道腳下的路通往何方，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前往那個方向。

我丟下工作，給自己放了一週的假，想要逃離與工作相關的一切。其實，我的工作不算糟，儘管它有時候確實令人沮喪。但比這些更關鍵的是，我每天坐在格子間裡，工作十到十二個小時，以後升了職，頂多就是搬進獨立辦公室，工作時間變成十二到十四小時，我忍不住開始想，人生就該如此，再無其他選擇了嗎？

高中的時候，我為了考大學而努力；上了大學，我為了找工作而努力；再之後，我來到公司上班，把時間花在努力升職上；現在，我開始質疑那些引導我沿著這條道路前行的人，懷疑他們只是把自己曾經接受過的指導跟我重複了一遍。

他們的建議其實不錯，但終究不能幫大家實現自我。我感覺自己始終忙著用生活換取金錢，這筆買賣似乎不太划算。我就是在這

種迷茫困惑的心理狀態下，發現了那家「你為什麼來這裡咖啡館」。

每當我給別人講這個故事時，他們都會說它「神祕」，或者說像《迷離時空》（Twilight Zone）。《迷離時空》是一部有年頭的電視連續劇，劇中人物身處的環境乍一看十分平常，但故事的結尾卻另有玄機。我時不時會有一瞬間的猶疑，懷疑自己的經歷不是真的。每當這種情況發生時，我就會走到家中的書桌旁，打開抽屜，看看凱茜給我的菜單上的文字，用這種方式提醒自己，這一切都真實發生過。

我從未重走那條路，從未回到那家咖啡館。我心裡有個小小的聲音，覺得即便我能回到那個地點，咖啡館也不會留在原地——我遇見它的唯一原因，就是那一刻、那一夜，我需要遇見它，那家咖啡館僅僅因此而存在。

也許有一天，我會回去找找。或許某個晚上，我會再次站在它的門前。然後走進去，告訴凱茜、邁克還有安妮——如果她也在那兒的話——告訴他們，那一晚如何改變了我的人生，他們向我拋出的問題如何讓我有了全新的思考和發現。

誰知道呢，也許到時候，我會和其他因迷路而誤入「你為什麼在這裡咖啡館」的人聊上一整夜。

也許我會寫本書，談談那段經歷，也算是做點兒貢獻，讓更多人知道這樣一家咖啡館的存在意義吧。

01

我正開車沿著州際公路龜速前行，要是旁邊有行人路過，一定會像高速賽車一樣超過我。一小時後，緩慢移動的車流徹底停滯下來。我按下收音機的搜臺按鈕，尋找智慧生命的跡象，但一無所獲。

二十分鐘過去了，沒有一輛車向前移動。於是人們紛紛從車上走下來。雖然這對堵車沒什麼幫助，但大家可以和車旁其他人發發牢騷，換換心情也不錯。

在我前面，一輛麵包車車主不斷說，要是六點前到不了酒店，他的預訂就要被取消了。在我左邊，一個開敞篷車的女人正在打電話，跟人抱怨公路系統效率低下。在我後面，一車青年棒球隊隊員幾乎要把帶隊的女老師折騰瘋了。我彷彿聽到她的心聲——她再也不想給任何活動做志願者了。這段路儼然是一條怨氣十足的長蛇，我不過是上面的小小鱗片。

又過了二十分鐘，車流還是沒有動起來的跡象。終於，一輛警車從路中間的草坪隔離帶上開了過來。警車每開一百英尺就停一會兒，大概是在跟大家說明前方的情況。我暗自想：「但願警察帶了防暴裝備，不然我真要為他們捏把汗了。」

大家都焦急地等待著，希望警車快點兒開過來。終於，警察來到了我們這段路，一位女警官告訴大家，前方五英里左右，有一輛疑似載著有毒物質的油罐車翻了，整條公路都封了。她說我們有兩個選擇：一個是掉頭另尋他路——其實並沒有什麼「他路」可尋；另一個是留在原地等待前方清障——可能得再等一個小時。

我目送警車開向下一撥滿腹牢騷的司機。這時，那個開麵包車的人又說了一遍他擔心六點到不了酒店的事兒，我的耐心終於耗光了。

「出門散心老是碰上這種煩心事兒。」我咕噥了一句。

就像小時候因為住得近結識的玩伴一樣，近旁的司機也成了我的新朋友。我跟他們說，我等不下去了，決定換條路試試。那個麵包車司機還在跟人講房間要取消的事兒，說完最後一句，才上車給我讓出條路來。我穿過隔離帶，朝新的方向開去。

02

上路前，我打印了從網上搜來的駕車路線圖，當時我還覺得這是明智之舉。「用不著什麼地圖，」我想，「只要按這份簡單明瞭的指示圖開就行了。」

可現在指示圖沒用了。於是我拿出手機，準備打開地圖。「系統無法使用」，屏幕上只顯示了這麼一行字。以前我自駕時總是隨身帶一本地圖冊，要是現在也帶著就好了。

「就算找到高速公路出口，也沒什麼用，反正我壓根兒不知道怎麼走才能到目的地。」我大聲地自言自語，精神狀態變得越發糟糕。

開了28英里，我終於看到一個出口。

「真是見鬼，」我一邊想一邊把車開上出口匝道，「這個高速路口既沒有加油站，也沒有快餐店。全世界可能就這一個什麼都沒有的路口，恰好就被我碰見了。」我朝左邊瞧瞧，一片空曠，再朝右邊瞧瞧，還是一片空曠。

「好吧，」我說，「看來不管走哪條路都一樣。」

我駕車右轉，心裡記下現在是往西開，提醒自己到下一個路口該往右轉。這樣一來，我總能回到往北去的路上。這段路是雙向兩車道，一條通往遠方，另一條通往來時的方向。我完全不知該選哪條。這兒的過往車輛極少，路邊的房舍更少。我間或瞥到一棟孤零零的房子、幾處家庭農場，除此之外只有森林和草地。

一個小時後，我徹底迷路了。我只路過一個狹窄的路口，那兒豎著好幾塊標識牌，讓人一看就知道情況不妙。開出40英里後，不僅一個人沒見著，還開上了一條名字帶個「古」字的路，跟「65號古路」這種路名感覺差不多，周圍一片荒涼。

接下來又出現了一個路口，和我之前經過的路口幾乎一樣小。無奈之下，我在這兒右轉，心想，雖然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，但至少方向沒錯。可接下來這條路的名字裡也帶著一個「古」字，真倒楣。

將近晚上8點，夕陽西下，一天就要過去了，我越來越沮喪。

「早知如此，我就該留在高速公路上等。」我生氣地說，「原本是為了不耽誤一個小時才離開，現在不僅浪費了兩小時，還迷了路。」

雖然眼下的情況不怪我的車，打它也解決不了任何問題，但我還是朝車頂捶了一拳。

10英里、15英里、20英里過去了，前方還是一片空曠。我只剩下半箱油了。現在肯定不能往回開，剩下的油絕對撐不到堵車的那個地方；就算撐得到，我可能也找不到來時的路。就算我成功返回，那條路上也還是沒有加油站。

我唯一的選擇就是硬著頭皮往前開，寄希望於前面有加油站和吃東西的地方。我的喪氣程度和油表的指針相反，正越升越高。

因為家裡有許多工作和生活上的煩心事兒，我才決定遠行，想散散心；換句話說，家裡的事兒已經夠煩了，真沒想到出了門還是這麼煩。旅行的目的明明是為了讓自己放鬆心情，再次鼓足幹勁啊。

「真是個怪詞，」我想，「鼓足幹勁，一瀉千里；再鼓足幹勁，再一瀉千里……循環往復，什麼時候才算是個頭啊？」

太陽已經完全沉到樹影之後，薄暮逐漸籠罩鄉間。雲朵染上了少許粉紅和橘黃，反射著天光的餘暉，可我的注意力都在路上，滿心為越來越糟的情況擔憂，基本沒怎麼注意天空。路邊依然杳無人跡。

我再次眺望路的盡頭，看是否有加油站的影子。「還剩不到四分之一的油，油表指針還在下降。」我大聲說。

上一次我睡在車裡，還是從大學開回家的路上。那是多年前的事兒了，我並不打算讓歷史重演。可倒楣的是，眼前的情況和那一

次越來越像。

「我得睡一覺。」我想，「萬一車沒油了，我得有足夠的力氣走出去找人幫忙。」

03

油表指針就要滑到標有E字的紅線之下時，我看見了光亮。考慮到自己目前的慘狀，我往回開了幾英里路，在之前一處十字路口左轉。其實，左邊的路也沒有任何有人的跡象，但我還是選擇左轉。至少這條路不是以「老」字開頭，我僅僅因此做了決定。

「人到絕處，必能逢生。」我大聲說。

我離光亮越來越近，終於看清那是一盞白色的街燈，在遠方孑然獨立，散發著明亮的光，它四周一片空曠。

「天哪，拜託了，這裡可千萬要有人啊。」我像唸咒一樣重複著這句話，驅車開過與街燈之間的最後四分之一英里路。果然，燈下有東西。

我下了主路，將車開進一片鋪碎石的停車場。我驚訝地看到一座小小的長方形白色建築，屋頂上豎著淡藍色的霓虹燈，上面寫著店名「你為什麼來這裡咖啡館」。還有一個令我驚訝的發現，停車場裡竟然還停著其他三輛車。「他們是從哪兒來的？肯定和我從同一個地方來。」我想，因為我在路上至少有一個小時沒見過別的車了。「這是件好事，沒準他們知道怎麼離開這個鬼地方。」

我鑽出車外，將雙臂舉過頭頂，伸了幾個懶腰，舒展僵硬的身體，然後向店門口走去。黑漆漆的天空中掛著一彎大大的新月，成千上萬顆星星在閃耀。我打開咖啡館的門，門把手上的小鈴鐺響起來，宣告了我的到來。

一股令人食慾大開的香氣撲鼻而來，我在驚喜之餘，才意識到自己有多餓。我決定，不管散發出這等香氣的是什麼飯菜，我都要點上三份。

04

咖啡館裡有種老餐廳的氛圍，狹長的白色吧檯旁擺著一圈鍍鉻底座、紅色軟墊的高腳凳，前窗邊有一排紅色的卡座，每個卡座圍成的開放包廂裡都有一張桌子，桌上有一個放砂糖的小玻璃瓶，一盞銀色小壺，我猜裡面盛的是往咖啡裡加的牛奶，此外還有配套的鹽搖罐和胡椒粉搖罐。

門邊的櫃檯上放著一臺老式收銀機，旁邊有一個木衣帽架。這家咖啡館令人感覺舒適，是那種可以坐下來和朋友們聊很久的地方。可惜我一個朋友也不在身邊。

一個女招待本來在遠處的包廂和兩個客人交談，這時轉過頭來微笑著對我說：「請隨便坐吧，哪兒都行。」

我努力收起過去4個小時裡堆積如山、依然沒有平復的沮喪情緒，盡力也給她一個微笑。我選了一個靠門的包廂，一屁股坐在紅色塑膠座椅上，這才注意到椅子非常新。我抬頭望望四周，吃驚地發現咖啡館裡的一切都是新的。

「老闆一定是認為市區早晚會擴張到這裡，」我想，「所以才在這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地方新開一家咖啡館。」

「嗨！」一聲招呼打斷了我關於房地產的實惠價格和住房開發機遇的思緒。說話的是那個女招待，「我叫凱茜，你好嗎？」

「嗨，凱茜！我叫約翰，我有點兒迷路了。」

「看來確實是的，約翰。」她頑皮一笑，答道。

她說話的語氣模稜兩可，我很難判斷她說的是我確實叫約翰，還是我確實迷路了。

「你為什麼來這兒，約翰？」她問。

「唉，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些意外情況，本來想繞開，結果迷路了。我餓得半死，油箱也快見底了。」聽我發完牢騷，凱茜再次頑皮一笑。

「我跟你保證，」她說，「飢餓的問題我們肯定能幫你解決。至於其他的，我們看看再說。」

她從前門的架子上取下一本菜單遞給我。我不知道是因為光線問題，還是因為開車太久精神疲憊，總之我發誓，她遞給我菜單的那一刻，我看到菜單上的字模糊了，然後又重新出現。「我一定是太累了。」我這樣想著，把菜單放在桌上。

凱茜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小小的點餐板。「要不先點杯東西喝，再仔細看菜單。」她建議道。我點了一杯檸檬水。

這一天的經歷完全出乎我的意料。我先是花了好幾個小時行駛在荒涼的老路上，然後又在這彷彿世界盡頭的地方發現了一家咖啡館，現在遇見一個笑容頑皮的女招待。我拿起菜單，看了看封面。

「歡迎來到『你為什麼來這裡咖啡館』」，這句話佔據了整個封面的上半部分。這行字下方有一行小黑字——「點餐前，請先詢問我們的服務人員，您在此停留的時間意味著什麼。」

「我希望它意味著我能吃到好吃的。」我邊想邊翻開第一頁。

菜單上是常見的咖啡館餐點。早餐在左上欄，三明治在左下欄，前菜和沙拉在右上欄，主菜在右下欄。我把菜單翻過來，吃了一驚。只見菜單背面寫著一個大標題，「等餐時請思考」，下面是三個問題：

你為什麼來這裡？

你害怕死亡嗎？

你滿足嗎？

「這和隨便看兩眼體育版新聞的感覺不太一樣啊。」我想。正當我要重讀一遍那三個問題的時候，凱茜端著我要的檸檬水回來了。

「有什麼想吃的嗎？」她問。

我把菜單翻回到封面，指著咖啡館的名字。

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這個啊，每個人似乎都對這個名字有自己的解釋。」她回答，「其實，我們這兒大部分人都把它簡稱為『為什麼咖啡館』。你現在要點餐嗎？」

我還沒準備好，甚至有點兒想穿上夾克馬上離開。這個地方絕對不一般，這種不一般在我看來更接近詭異，而不是與眾不同：

「不好意思，凱茜，我還得再想想。」

「沒關係，」她說。「慢慢想，過會兒我再來問你。另外，約翰，」她帶著一絲淺笑說，「別擔心，交給我們。」

05

我注視著凱茜走向咖啡館另一端的包廂，那裡坐著一對情侶，他們三人開始交談。不管他們說的是什麼話題，大家心情一定都很愉快，因為三人都笑意盈盈的。

「這地方應該不錯。」我想，「也許我應該隨便點個東西吃。」

我的注意力重新回到菜單上。「沒別的選擇了。」我想，「我的車沒油，方圓兩百英里內貌似也沒有其他能吃東西的地方，儘管這地方看起來有些古怪，但截至目前還沒發生什麼離奇的事情。」

這樣一想，我的擔憂減輕了點兒。凱茜去了趟廚房，出來的時候端著兩個草莓大黃派從我身邊走過，這讓我的擔憂又減輕了許多。我特別愛吃草莓大黃派，可上次吃已經是多年以前的事兒了。我想這意味著我應該在這裡待一會兒。

拋開那些奇怪的問題不談，菜單上的餐點看上去十分可口。儘管現在根本不是早餐時間，我還是決定點一份早餐。凱茜還在和那對情侶說話。我已經想好要點什麼了，於是又把菜單翻到了背面。

你為什麼來這裡？

一個餐廳問食客這種問題，聽起來很怪。一個人為什麼要來你們餐廳，你們難道不知道嗎？一個人來到餐廳吃飯，難道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來這裡嗎？我懷疑自己沒看懂這個問題。

你為什麼來這裡？

凱茜走過來，打斷了我的思考。

「想好點什麼了嗎？」

我剛想回答，但記起菜單封面上那行字，客人可以在點餐前詢問服務人員。「差不多想好了，」我邊說邊指了指那行字，「我到底可以問你什麼問題？」

「哦，那個啊。」她又露出了微笑。

我越來越喜歡她的微笑了。

「過去幾年，我們發現來這兒待過的客人都會發生一些變化。」她說，「所以我們想讓其他人都慢慢體會『你為什麼來這裡』的問題。我們先和客人分享一些他們可能期待的事情，方便他們更好地接受他們原本以為自己能接受的事情。」

我徹底糊塗了。她說的是餐點、是咖啡館，還是完全在說另一樣東西？

「如果你準備好了，」她說，「我給廚師看看你點了什麼，讓他給點兒意見。」

「當然……」我心裡感覺更困惑了，「可以啊。給我來份早餐。雖然現在不是早餐時段，但你們也能做吧？」

「你想點那個啊？」她問。

「是的，沒錯。」

「沒問題。今天的午餐時間早就過去了，反倒是離明天的早餐時段更近。」

我瞄了一眼手錶，已經晚上十點半了。「你看問題的角度真有意思。」我說。

凱茜微笑道：「從不同的視角看待事物，有時候能幫助我們解決問題。」

她記下我點的餐，轉身離開。我注視著她走向廚房的背影，發現她把菜單留在了桌上。

06

凱茜走近點餐窗口，我看到廚房裡還有一個男人。他拿著木製調羹，顯然是廚房裡管事的那個人。凱茜湊近窗戶，對他說了兩句話，他則探出頭來瞧了我一眼，看到我也在看他，便微笑著衝我招了招手。

我也向他揮手，覺得有點兒好笑，我可沒有在咖啡館裡跟廚師揮手致意的習慣。凱茜和那個男人交談了幾分鐘，然後把我的點菜單放在小小的圓形票夾上，轉身向我走來。那男人把票夾拿正，看了一會兒，把它帶進了廚房。

我的注意力重新回到菜單上。我開始重讀第一個問題——「你為什麼來這裡？」——這時，凱茜來到我的桌旁，在我對面的卡座上坐下。

「剛才那個人是邁克。」她說，「這個咖啡館是他開的，做飯也歸他管。他說待會兒有空出來見見你。我問他你點的這份餐有沒有問題，他說量很大，但他覺得你能吃完。」

「你們還有這種特殊服務啊。」

她笑了。「有啊。現在我們來聊聊這個吧。」她說著指了指菜單封面上讓客人詢問服務人員的那行字，「我看你一直在看菜單背

面的問題，這句話就和那個問題有關。」

我不懂她怎麼知道我一直在看那個問題，但我沒接話。

「是這樣，」她說，「單看一個問題是一回事，把這個問題變一變就是另一回事了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這個問題聽起來很簡單，好像對人完全沒有影響，」她回答，「但如果你把問題稍微變一變，就能改變一些事情。」

我困惑地看著她說，「改變一些事情？什麼事情？是說我沒法在這兒吃飯了，還是說我點的東西沒有了，得換一份別的？」

「不是，」她臉上的表情突然嚴肅起來，「是比這更大的改變。」

我實在不明白她要說些什麼，但她顯然不是在開玩笑：「我可能聽不太懂。」

凱茜指了指菜單：「如果這個問題不問別人，而是問你自己——你就不再是以前的你了。」

我聽得一怔。不再是以前的我了？這是什麼意思？我突然感覺自己站在一面陡峭的懸崖邊緣。我不知道她接下來讓我前進的一步，結果是立刻死亡，還是永遠幸福？

「和你想的差不多，」她笑著說，「不過沒那麼誇張。」

我還沒來得及問她怎麼知道我在想什麼，她就繼續說道：「先不要管這些，我來給你解釋。你讀一下菜單上第一個問題，但是要用事不關己的態度讀，就好像你瞥到的一個路牌。」

我飛快地低頭看了眼菜單。讓我吃驚的是，上面的問題已經不再是「你為什麼來這裡？」。

而是「我為什麼來這裡？」。

我讀完之後，那行字立刻變回了「你為什麼來這裡？」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我激動地問，「菜單變了嗎？你怎麼做到的？」

「約翰，我覺得你可能還沒準備好面對這個問題的答案。」

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你到底怎麼做到的？菜單上的字怎麼變了？」我已經徹底糊塗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，也不知道我是否要繼續待在這兒把事情弄明白。這時凱茜再次用一個問題抓住了我的注意力。

「約翰，你看清菜單變化之後的文字了嗎？」

「當然看清了，我剛開始看的時候是另一行字，後來又變成了現在這行字。為什麼會這樣？」

凱茜把菜單翻到正面，指著那句「點餐前……」。「是這樣的，約翰。」她開始解釋。

「你看到的那個問題，變得不一樣的那個問題……」

「問『我為什麼來這裡？』的那個問題。」我插話道。

「對。這不是一個隨便提出來的問題。對它一瞥而過是一回事；認認真真去看，然後捫心自問又是另一回事——你的世界會發生改變。我知道這聽起來很極端，所以我們才在菜單封面上寫了提示。」

07

我愣住了，我的處境十分荒唐——我在一家咖啡館裡，午夜時分，前不著村後不著店，眼前的人在跟我講，菜單的封面上有關於改變客人人生的啟示。

一般的度假可遇不到這種事情。我當時不知道，一切才剛剛開始，那個夜晚等待我的還有很多。

凱茜看著我說：「你看，約翰，一旦你真的問出了那個問題，尋找答案就會成為你生命的一部分。你會發現你早晨醒來冒出的第一個念頭就是那個問題，在接下來的一天中，你腦海裡也會時不時閃過那個問題。它有點兒像一扇門，一旦你打開，就很難再關上。」

我意識到，「你為什麼來這裡？」還有更深層的含義，並非我一開始看到時以為的那樣。通過凱茜的話，我明白了，那個問題並非簡單地在問人們為什麼來這個咖啡館。

「沒錯，」凱茜打斷了我的思緒，「問題與咖啡館無關，而是在問一個人為什麼存在。」

我靠在卡座的靠背上，環視四周，感到震驚。「這到底是什麼地方？」我心想。

我努力理清思緒：「凱茜，我只是想吃點兒東西。你剛才說的那些話讓人覺得非常詭異。如果你剛剛講的那扇門和每天閃過腦海的念頭都是真的，那為什麼要問自己這種問題呢？我就從來沒問過，我現在也挺好的。」

凱茜放下菜單。「是嗎？」她問，「你真的挺好嗎？」她說「挺好」的時候帶著一絲善意的嘲弄，好像在引導我去解釋什麼叫「挺好」一樣。「很多人都覺得『挺好』。但有的人就是要尋找比『挺好』更令人滿意的狀態、更棒的生活。」

「所以他們來了這家『為什麼咖啡館』？」我也用諷刺的語氣說道。

「有些人是的。」她的聲音柔和而平靜，「你來是為了這個嗎？」

她把話題繞了回來。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。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來這裡。我甚至不確定自己知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。

如果我坦誠面對自己，我得承認，我多年來都在想，除了我已經體驗到的事物，生活是否還有更多的可能性？我並不是說生活很糟糕。當然，生活偶爾令人沮喪，尤其是最近，可我有體面的工作，也有知心的朋友。生活還好，甚至可以說挺好。可我心底隱約有種別樣的感受，就連我自己也說不清楚。

「就是因為產生了這種感覺，人們才會問出那個問題。」凱茜說。

我驚呆了。她再次道出了我的想法，而且我突然意識到，她的話可能是對的。我深深吸了一口氣，感覺自己又來到了懸崖邊。這一次，我往前邁了半步。

「凱茜，能再多跟我說說那個問題嗎？」

她點點頭：「我剛才說，問出這個問題就好比打開一扇大門。人的心靈也好、靈魂也罷，不管你用什麼詞形容，它都會去追尋答案。這個問題會佔據提問者生活的優先位置，直到他有一天找到答案。」

「你是說，一旦有人問自己『我為什麼來這裡？』他就再也無法拋開這個問題了？」我問。

「不，不是無法拋開。有的人只是不經意瞥到這個問題，也許還仔細看了，但最後依然會忘記。有的人問了自己這個問題，並且在某種程度上真的想知道答案，他們就很難再忽視這個問題了。」

「假設有人問了這個問題，也找到了答案。」我問，「那然後呢？」

「這是件好事，也是件很有挑戰性的事。」她笑著說道。

「我剛才說，提問這個行為本身就能產生尋找答案的動力。」

「要是有人找到了答案，就會產生另一股同樣強大的力量。人們一旦知道了他們為什麼來，為什麼存在，找到了活著的目標——他們就想實現這個目標。這個目標就像藏寶圖上代表藏寶地點的×。一旦看到了×，你就很難假裝沒看見，很難不去尋寶。回到我們說的具體問題上，一旦有人知道了他們來這裡的目標，他們從情感上、甚至從生理上，都很難不去嘗試實現那個目標。」

我往後靠了靠，努力體會凱茜講解的一切。「這麼說，提問會讓情況變得更糟。」我答道，「我就說嘛，人最好還是永遠不要問那個問題，繼續原有的生活，不要打開潘多拉的盒子。」

凱茜看著我：「可有人選擇提問。只要時機成熟，每個人都得問自己這個問題。」

我不知道該做出什麼反應，只好緊張地大笑。想到自己之前迷路時終於看到街燈有多麼興奮，現在的我不知該作何感想。

「需要面對的事情太多了。」我說。

「我希望你不要覺得這些事情要『面對』，而是要『迎接』。」凱茜回應，「你知道嗎？你之前形容的那種感覺，不是一種別人告訴或描述給你聽的感覺。如果有一天你決定放下那種感覺，就勇敢做出選擇吧，只有你自己才能給你自己做決定。」

說完，她站起身：「我得離開一下，去看看你的特色早餐做得怎麼樣了。」

我已經完全忘記了我點的早餐。她一提醒，我才慢慢回過神來，原來我依然坐在一家咖啡館裡，依然飢腸轆轆。

08

我的大腦飛速旋轉。我低頭看看菜單，重讀了一遍第一個問題。

你為什麼來這裡？

比起第一次讀的時候，這個問題對我來說已經有了全然不同的含義。我努力回憶凱茜之前的話：「這是在問一個人為什麼存在。」

我有種說不上來的感覺，好像某種東西正拽著我去問那個問題——我還記得我和凱茜交談時在菜單上瞥到一眼的那個問題。

我為什麼來這裡？

我記得凱茜說，認真對待這個問題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。

「真是瘋了。」我一邊自言自語，一邊揉了揉眼睛，「我只想吃點兒東西，加點兒油，找個地方打發幾個小時。我為什麼要去想那些有的沒的呢？」

我把杯中的水喝了一半，放下杯子，發現邁克站在我桌旁，手中拿著一個大水壺。

「要加水嗎？」他問，「你好像需要多喝點兒水。」

我接受了他的提議，他便給我加滿了水。

「我叫邁克。」他說。

我站起來和他握握手：「很高興見到你，邁克，我是約翰。」

「你沒事吧，約翰？我走過來的時候，感覺你正在陷入沉思。」

「差不多。」我重新坐下，「凱茜剛才跟我解釋了菜單封面上的那行字。我還在努力理清思緒，琢磨它對我來說有什麼意義。」

我一說完，就意識到邁克可能對我和凱茜剛才的對話一無所知。雖然他是店主，但想出那個問題和封面提示的人也可能是凱茜。好在我的話沒有讓他產生絲毫疑惑。

「哦，那個問題可不簡單。不同的人會在不同的時期面對那個問題。有的人在小時候就想清楚了，有的人長大一些才開始想，還有人終其一生都沒想明白。這個現象其實挺有意思。」

看來邁克似乎對我們的交談過程瞭然於胸，我決定把我心中的疑惑向他吐露一番。

「邁克，凱茜說，如果一個人對自己提出這個問題，他的生活就會發生一些改變。」我指了指菜單，「我想知道，他們之後會怎

樣？」

邁克掃了一眼菜單：「你是說他們提問之後？還是找到答案之後？」

我愣了幾秒鐘，仔細想了想他的問題。「兩個都有。關於一個人如何找到問題的答案，找到答案之後又要怎麼做，我們沒有聊太多。她只是稍微跟我解釋了一下，找到答案的人會是什麼樣。」

「好吧，關於如何找到答案，我認為沒有一個適合所有人的統一方法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。不過，我可以告訴你一些技巧，我認識的人就是通過這些技巧找到了他們的答案。」

我想接話，但一時不知說什麼。我的直覺告訴我，關於如何尋找那個問題的答案，我如果發表一番見解，可能就更難迴避向自己提問這件事了。

「確實是這樣。」邁克說，「換了凱茜，她也可能會告訴你同樣的道理。」

他似乎也知道我在想什麼，儘管我根本沒說出口。對此我只是稍有些驚訝。

其他人尋找答案的方法，我不確定自己有沒有興趣知道。畢竟，我連自己想不想提出那個問題都不確定。

「邁克，還有另一個問題呢？找到答案的人會怎麼做？」

邁克笑道：「這樣吧，我先去看看你的飯做好沒有，回來再回答你的問題。」

過了一會兒，他端著擺滿盤子的托盤回來了。「這些都是我的嗎？」我問。難道菜單上我點的套餐下面還有兩大段介紹被我看漏了？

「當然啦。一份早餐裡面有煎蛋捲、烤麵包片、火腿、培根、新鮮水果、炸薯餅、餅乾，還有單面煎的薄煎餅。」

我環顧四周，想再找三個人和我一起吃。

「除了這些，我們還有配烤麵包的果凍、配薄煎餅的糖漿，配餅乾的蜂蜜，還有專門配煎蛋捲的特製土豆沙拉。幸虧你餓了。」

「哪有人會餓成這樣啊！」我說。

「約翰，你會吃驚的，有時候你只是沒意識到，你早已準備好接納新事物了。」

邁克把餐點放在桌上：「約翰，我得和那邊那對兒情侶多說幾句，我一會兒就回來，如果你還想聊，我們可以接著聊。」

「好啊。」我看著面前的盤盤盞盞，「沒問題。」

09

我開始對付桌上的食物。我吃掉一些煎蛋捲、烤麵包和水果時，凱茜來了。

「怎麼樣呀，約翰？」

我嚥下剛吞進嘴裡的食物，說：「不錯。早餐棒極了。」

「你好像比剛才精神多了。」

我確實精神多了，剛進咖啡館時把我吞沒的那種沮喪感幾乎完全消失了。我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「你為什麼來這裡？」這個問題上，全心投入接下來的討論中，其他的一切都有了次要事項。吃到一份美味的煎蛋捲，對我多少也有點兒幫助。

「你想自己吃？還是想有人一起聊聊？」凱茜問。

「當然希望有人一起。其實我還想和你繼續討論剛才的話題。我一直在思考，但還是有幾點困惑。」

「有什麼我能幫忙解釋的嗎？」凱茜問。

「我不明白菜單上的問題。要是有人問自己為什麼來這裡，通過某種方式搞清了他的目的，他帶著這份答案，接下來要怎麼做

呢？」

凱茜頓了頓：「首先，他想做什麼就做什麼。他解開了這個謎題，答案屬於他自己。關於接下來怎麼做，他們有完整的、決定性的話語權。」

我思索了一下：「我想，如果有人想出了自己來到這世上的目標，他們一定想知道實現這個目標的最好方法。問題是，要去哪兒尋找這個方法。」我看向凱茜，感覺她其實什麼都明白，但她要等著我自己想清楚。

「每個人的方法都不一樣。」

我望著她：「能給個提示嗎？」

「要不我舉個例子吧。」她回答，「假設你想做一個業餘藝術家，你想創作什麼類型的藝術作品？」

我想了一會兒。「我不知道。這個問題應該取決於我想成為什麼類型的藝術家。或者乾脆想創作什麼就創作什麼。」我停下話頭，等著她評價，可她什麼都沒說，我只好細細思量自己剛才的回答。

「就這麼簡單？」我問，「一個人要是知道了自己存在的意義，他就會為了實現這個意義做一切想做的事？」

話一出口，我全身上下都興奮起來，彷彿我剛剛發現一樣獨一無二且很重要的東西，我的身體產生了相應的反應。這個道理聽上去太簡單，簡單到讓人懷疑它的正確性。為了實現存在的意義，做你想做的任何事。

「所以，如果我的存在意義是幫助他人，那我應該做任何我想做的事，只要它符合我對『幫助他人』的定義？」我興奮地問，對這個概念的興趣越來越濃。

「對的。」凱茜說，「如果你覺得從事醫療行業可以幫助他人，那你就去行醫；如果你覺得在貧困地區修建避難所才是幫助他人，那你就去蓋房。也許你覺得，當一名會計，在稅務方面幫助別人是你實現存在意義的方式，那就去做會計。」

我的腦子飛速旋轉。我從未用這種方式思考過問題。在我過去的人生中，我所作出的大部分決定都是為了回應他人的期待，比如說家人的建議、文化環境帶來的壓力和別人的看法。而現在問題不一樣了。「那要是我的存在意義是為了成為百萬富翁呢？」

「那你就應該盡你所能，做符合你心中『百萬富翁』定義的事情。」凱茜答道，「如果這意味著結交其他百萬富翁，那就去結交；如果這意味著努力工作攢夠一百萬，那就去工作。所有的例子都是一個道理，選擇權在你自己手裡。」

「『做百萬富翁』……我有點兒喜歡這個詞，」我越來越激動，「我能買好幾輛新車，沒準還能買幾套豪宅。」

「這就是你的存在意義嗎？」凱茜放低了聲音。

她的問題讓我立刻停止了臆想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我和邁克聊這些的時候喜歡用一個縮寫詞。」她說，「比如說你在菜單上瞥到的那個問題。」

我低頭看了看第一個問題。

你為什麼來這裡？

「當一個人弄清了他為什麼存在，就相當於定義了自己的『存在意義（Purpose For Existing）』。我們簡稱其為『PFE』。在一個人的一生中，他可以為了實現『存在意義』做十件、二十件、甚至成百上千件事。他可以做任何事。我們有些客人清楚自己的PFE，並會嘗試各種他們認為有利於實現PFE的活動，這些人通常對生活滿意度很高。」

「那你們有沒有遇到過對生活滿意度很低的客人？」我問。

「這類人也做了很多事情。」她說。

她頓了頓，我趁機說出腦海中突然冒出一個想法：「但是，他們做的那些事和他們的PFE無關。」凱茜笑了，我意識到這個結論需要靠自己悟出來。

「凱茜，如果我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，也弄清了我的存在意義，那我怎麼知道做什麼才能去實現它？我的意思是，實現意義的關鍵可能是人、旅行、活動、經歷或者其他各種事物。這簡直是大海撈針。」

她用一個問題回答了我。我發現她經常用問題來回答問題：「約翰，假設你決定把了解如何造車當成自己的生存意義，並準備去實現這個PFE。你接下來會怎麼做呢？」

我沉思片刻：「我應該會讀許多關於車的書。說不定還會去參觀生產車的工廠，和有造車經驗的人聯繫，聽聽他們的意見，還可能會去找一份能實際上手組裝汽車的工作。」

「你會始終待在同一個地方嗎？」

我思量片刻：「不，假如我真的想知道如何造車，我會前往世界不同的造車聖地參觀學習，這樣才能全面掌握造車技藝。我覺得，一個人要想知道如何實現自己的存在意義，應該去探索和迎接與PFE相關的各種事物，這就是我提的那個問題的答案。」

「沒錯。」凱茜說，「每個人都侷限於自己當前的經歷和知識。這句話的重點在於『當前』。我們生活在有史以來信息量最大

的時代，每個人都有機會接觸全世界的各種信息、人、文化和經歷。」

凱茜繼續說：「在我們努力實現PFE的過程中，我們受到的外部限制少之又少，更多的限制是我們自己加在自己頭上的。」

「你說得對。」我說，「我好像沒有充分利用這個時代的優勢。回想自己如何利用時間，我發現我每天幾乎都在做同樣的事。」

「為什麼會這樣？」她問。

我低頭看看菜單。

你為什麼來這裡？

「也許是因為我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。」我說著指指菜單，「我不知道我來到這世上到底為了什麼，也不知道我想做什麼，我只是在重複大多數人在做的事。」

「根據你的經驗，做『大多數人』在做的事能幫你實現自己的存在意義嗎？」她問。

10

凱茜的問題直擊我的內心。做大多數人做的事能幫我實現存在意義嗎？沒等我回答，她就又開口了。

「約翰，你見過綠海龜嗎？」

「海龜？」

「對，」凱茜說，「海龜的一種。準確來說，是種綠色的大海龜，腳蹼和頭上都長著綠斑。」

「我好像在照片裡見過。」我說，「這種海龜怎麼了？」

「說起來奇怪，」凱茜開始說，「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堂課，就是從一隻綠色的大海龜那兒學到的，這堂課教會了我每天該做什麼樣的事。」

「它告訴你什麼了？」我沒忍住笑。

「很有意思，」她也笑著回答我，「它並沒有真的『告訴』我任何道理，但它依然教會了我許多。當時，我正在夏威夷海灘浮潛。那一天的體驗棒極了，我見到了一條身上有紫色斑點的鰻魚和一隻章魚，這兩種動物都是我第一次見。我還見到了成千上萬條

魚，五彩斑斕的，有明亮的螢光藍，有最暗沉的深紅，你根本沒法想像。

「就在距離海灘100英尺的地方，我在幾塊巨大的岩石旁邊下潛。我向右一轉，看見一隻綠色大海龜在我身邊游著。那是我第一次在野外看到海龜，高興瘋了，連忙上浮，摘掉浮潛用的呼吸管，漂在水面上觀察它。

「我低頭一看，發現它就在我正下方，正往遠離海岸的方向游。我決定在水面上看它一會兒。它時不時划動腳蹼，但更多時候只是在水中漂著。讓我驚訝的是，儘管它看起來游得很慢，我還是跟不上它的速度。我當時穿著蛙鞋，能推動我在水裡向前游。而且我也沒穿浮力背心或者其他會拖慢我速度的裝備。儘管這樣，我拚命划水想跟上去，但還是離它越來越遠。

「大概過了十分鐘，它就徹底把我甩掉了。沒想到我竟然游不過一隻海龜。我當時疲憊不堪，又失望，又有一點兒難堪，只好折返，浮潛游回海岸。

「第二天，我回到同一個地方，希望能看到更多海龜。我在水中大概游了30分鐘，終於看到一群黃黑相間的小魚，和另一隻綠海龜。它繞著珊瑚打轉，我就觀察了一會兒。當它往海洋深處游去時，我跟了上去。我再次吃驚地發現，自己還是沒法跟上它。就在這時，它給我上了人生中寶貴的一課。」

凱茜說到這兒就停住了。

「凱茜，你不能把故事講一半啊。它到底教給你什麼了？」

她笑了：「我還以為你根本不信一隻綠海龜能告訴人什麼道理呢。」

我也笑了：「我確實對它能不能『告訴』持懷疑態度，但這個故事聽到這裡，我開始相信它確實能教給人類一些事情。所以後來怎麼樣了？」

「後來，我浮在水面上，突然發現，海龜的動作遵循著海水的運動規律。當海浪推向岸邊，與海龜行進方向相反，海龜會浮起來划水，但僅僅是為了讓自己浮在原地。當海浪向海洋的方向湧起時，它會加快划水速度，這樣就可以乘著海浪前進了。

「海龜從不與海浪相爭，而是巧妙利用海浪的力量。我之所以無法追上它，就是因為我不顧海水的方向，自始至終都在划水。一開始，我還能和海龜並駕齊驅，有時候還得放慢速度等等它。但是在反方向的海浪中，我越是用力向前游，就越是感到疲憊。等到海浪前進方向再次與我游泳方向相同時，我卻沒有足夠的精力順勢向前了。

「隨著海浪一來一去，我越來越疲憊無力。海龜卻始終藉助海水的力量，優化自己的效率。這就是它游得比我快的原因。」

「凱茜，」我說，「謝謝你給我講這個關於海龜的好故事……」

「綠海龜。」她微笑著插話。

「好吧，綠海龜的故事。大家應該都會喜歡這個綠海龜的好故事，我也一樣。而且我熱愛海洋，可能比別人更喜歡這個故事。但是，這和人們怎樣充實自己的生命有什麼關係，我不知道。」

「你還沒明白呀，虧我之前還對你寄予厚望呢。」她再次露出微笑。

「好吧，好吧，」我說，「讓我想想。」我回想了一遍她講綠海龜故事之前我們的談話。然後我再次開口：「你是說，如果一個人弄清了自己為什麼存在——知道了自己的PFE，他就能把時間花在有助於實現PFE的事情上。你還說，沒弄清自己PFE的人也會花時間做很多事。因此我得出一個結論，他們是把時間花在了無益於實現PFE的事情上。」

「思路不錯，我覺得你很快就能悟到一個大道理了。」她說。

「同感。」我說著微微一笑，表示領會了她的打趣，「我認為，海龜——綠海龜教給你的是，如果你和你想做的事不在同一個頻道，你就會浪費許多精力。等你有機會做你想做的事時，你可能已經沒有力氣或時間了。」

「非常好，」她說，「謝謝你說了『綠海龜』，而不是『海龜』。」她稍稍收斂笑容：「那對我來說是相當重要的一個時刻，絕對是我人生中『原來如此』的頓悟時刻之一。」

「每一天都有很多人想要讓你把時間和精力花在他們身上。比如你收到的郵件。如果你打算參加所有活動，參與每次促銷，享用每一項不請自來的服務，你就沒有空閒時間了。這還只是郵件而已。再想想那些想通過電視、網絡、餐廳、旅遊地等等來吸引你注意力的人。你很快就會發現，自己在做大家都在做的事，或者別人想讓你做的事。」

「第二天遇見海龜後，我回到沙灘上，滿腦子都是剛悟出來的道理。我坐在沙灘巾上，把它們寫進日記裡。在我的人生中，那些想要消耗我注意力、精力和時間，但與我的PFE並不相關的人、活動和各種事物，就是湧向岸邊的反向海浪。而能幫我成就PFE的人、活動和事物，就是湧向大海的正向海浪。因此，我在反向浪上浪費的時間和精力越多，留給正向浪的時間和精力就越少。」

「一旦想清楚這一點，我看待事物的角度就不一樣了。我開始謹慎選擇『划水』的時刻，關注自己『划水』的理由。」

「有趣。」我回想了一下她的故事，同時也開始思考自己每天的大多數時間都花在了什麼地方，「我明白你為什麼說綠海龜給你上了一課了。」

「凱茜，你先別走，我能跟你借一張紙、一支筆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。」她從圍裙口袋裡取出一支筆，從點餐板上扯下一張紙，把這兩樣東西放在桌上。

「你會得出一個驚人的答案。」她說著眨了一下眼，離開了餐桌。

「你怎麼知道……」我剛開口問她，她卻已經走去後廚了。

我開始在紙上寫數字。人的平均壽命是75年……我大學畢業時22歲……每週我有6天會收到郵件……每天我醒著的時間是16個小時……每天我會花20分鐘查收快遞和電子郵件……

完成所有計算之後，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得出的答案。我又算了一遍，結果還是一樣。

我這才意識到，關於反向浪帶來的消極影響，凱茜說得一點兒也不誇張。從我大學畢業時算起，以75歲的壽命為前提，我每天花20分鐘打開和瀏覽我並不太感興趣的郵件——這些時間累計起來幾乎佔據了我生命中的一整年。

我驗算了三遍，結果沒錯。大學畢業後我大概還有53年時間，如果我不小心的話，其中一年就會被浪費在閱讀垃圾郵件上。

「怎麼樣？」凱茜從廚房回來了，但我還沉浸在驗算中，沒注意到她。

「你說得對，」我回答，「結果的確很驚人。其實我不僅感到驚訝，而且幾乎感到震驚。誰能想到，光是看個垃圾郵件就能花掉你人生中的一整年呢？」

她笑道：「約翰，不是所有郵件都是垃圾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但至少對我來說，很多郵件確實是垃圾。而且，垃圾不止這些。我剛才在想，還有沒有其他『反向浪』佔用了我每天的時間和精力。」

「確實應該好好想想。」她說，「我之所以說那隻綠海龜深深影響了我，就是出於這個原因。」她笑了笑，轉身向咖啡館另一端的客人走去。

11

我開始吃和其他飯菜一樣美味可口的薄煎餅，一邊吃一邊回想我與邁克和凱茜的對話。一般的咖啡館裡可不會出現這種對話。你為什麼存在？你弄清自己的存在意義後該怎麼做？你能從一隻綠海龜身上學到什麼？

就在我把水果也吃掉不少時，邁克走到我桌旁。

「好吃嗎，約翰？」

「太好吃了，這裡的飯菜真是絕了。你應該考慮開分店，那樣你就能賺大錢了。」

邁克露出微笑：「說不定我現在已經賺到一筆大錢了。」

「那你為什麼還要在這兒工作……」我急忙打住，但腦中的話已經脫口而出，「抱歉，邁克，我不是說這家咖啡館不好，我的意思是……算了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意思。」

「沒關係，」邁克說，「我不止一次被問過這個問題。約翰，你聽過一個商人去度假，之後遇到一個漁夫的故事嗎？」

「沒聽過。」

「那是幾年前流行的一個小故事。」邁克說，「想聽嗎？這故事跟你說的開分店的建議有關。」

「想聽啊。」我說。

「好。故事是這樣的，一個商人去度假，他想遠離塵囂，好再次攢足幹勁去賺錢。他飛到遙遠的目的地，在一個小村子裡遊蕩。幾天過去了，他注意到當地有個漁夫看起來特別開心，特別滿足。商人很好奇，於是有一天，商人找到漁夫，問他每天都在做些什麼。

「漁夫回答說，他每天早晨醒來，先和妻兒一起吃早飯，然後送孩子們去上學，他去打魚，他的妻子開始畫畫。他會花好幾個小時捕魚，捕上來的魚夠全家吃了，他就往回走，到家之後打個盹兒。晚餐後，他和妻子沿著海灘散步，看日落；孩子們則在大海裡游泳。

「商人驚呆了。『你每天都這樣過？』他問。

「『基本上是吧。』漁夫回答，『有時候我們也幹別的，不過大多數時候我們就這麼過，這就是我的生活。』

「『你每天都能捕到魚？』商人問。

「『是的。』漁夫回答，『海裡魚很多。』

「『除了平時給全家人吃的魚，你還能捕到更多的魚嗎？』商人問。

「漁夫看著他微微一笑，答道：『能啊，我經常捕到多餘的魚，不過我把它們都放了。你看，我就是喜歡捕魚。』

「『可是，你為什麼不捕一整天魚，儘可能多捕一些？』商人說，『然後你就能把魚賣掉，掙很多錢。不久你就買得起第二艘船、第三艘船，僱其他漁夫給你捕更多條魚。過不了幾年，你就能來到一座大城市的辦公室裡工作，我打賭，十年內你就能擁有一家國際漁業公司。』

「漁夫又對商人笑笑，『我幹嘛要那麼做？』

「『為了掙錢啊。』商人說，『你這樣做就能掙到很多很多錢，然後退休。』

「『我退休之後幹什麼去？』漁夫問，依然滿臉微笑。

「『想做什麼都行吧，我覺得。』商人說。

「『比如，和我的家人一起吃早餐？』

「『對啊，可以啊。』商人說，他看到自己的主意沒讓漁夫興奮起來，有點兒惱火。

「『我喜歡捕魚。那如果我退休了，我每天想捕魚就能捕魚？』漁夫繼續問。」

「『能啊。』商人說，『那時的魚可能沒現在這麼多了，不過應該多少還有一些。』」

「『然後晚上我就可以和我的妻子一起沿著沙灘散步，看看日落，我們的孩子能在海裡游泳？』漁夫問道。」

「『當然可以啊，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，不過那時你的孩子們應該都長成大人了。』商人說。」

「漁夫微笑著和商人握了握手，祝他可以早日鼓足幹勁去賺錢。」

邁克講完了，問我：「約翰，你有何感想？」

「我覺得我和那個商人有點兒像。為了掙夠錢再退休，我把大部分時間花在工作上。」

「我以前也這樣，」邁克說，「後來我意識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退休是將來的事情，到時候我有足夠的錢做我想做的事，我可以自由參加我喜歡的活動，憑自己的喜好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。可是有一天，我工作特別不順心，晚上下班後，我覺得自己該過一種更美好的生活。過了一段時間，我發現自己開始懷疑慣常的

生活方式。可是這個問題如此理所當然，我竟然會心存疑惑，這太不可思議了，可我就是搞不明白。」

我一邊聽邁克說話，一邊吃著眼前的飯菜。

「我這才意識到，對我來說，每一天都是一個機會，可以做我想做的事。每一天，我都有機會用行動回答菜單背面那個問題。我不需要等到『退休』。」

我放下叉子，往後靠了靠。他說得這麼簡單，我有點兒驚訝。「這也太簡單了吧，」我說，「要是真有這麼容易，所有人早就做上他們想做的事情了。」

「但是，」邁克笑著說，「恐怕我的情況不適用於每個人。就拿你來說，約翰，你有沒有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？」

我沒料到他会這麼問。我心中暗暗希望邁克繼續侃侃而談，我則繼續認真傾聽。但我思考了一會兒。

「不，我沒有。」我回答。

「為什麼沒有呢？」

對話朝著出乎意料的方向越走越遠了。「老實說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。上大學的時候，我其實不知道自己想學什麼。有一門課我還算喜歡，又有很多人告訴我，學這個專業的人畢業後好找工作。所以我決定學這個專業。後來，我畢業了，開始工作，我的目標變

成了賺越來越多的錢。我得到了一份薪水挺高的工作，我的生活差不多始終遵循著同一個模式。」

「我可能從沒思考過這個問題。」我指了指菜單，「今天晚上是第一次。」

「我剛才說了，」邁克說，「這個問題不知會在什麼時候、通過什麼方式，戳到不同人的內心，這個現象很有意思。」

「真是瘋了。」我說。

「什麼瘋了？」

「我們剛才聊的事情啊。大家明明能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卻偏偏把那麼多時間都花在準備工作上，而不是立刻就做，這是為什麼呢？」

「我覺得你應該見一個人，關於這個問題，她可以跟你分享一下。」邁克說完站起身來，向正在跟其他客人說話的凱茜走去。我聽不到他們在討論什麼，但不一會兒，其中一個客人站起身，向我走來。

12

他們走到我桌邊，邁克開始向我介紹他帶來的那個女人，「約翰，這是我朋友安妮。安妮，這是約翰。今晚是他第一次來我的咖啡館。」

安妮笑了笑，我們握了握手。

「很高興認識你，」我說，「聽邁克的介紹，你應該經常來這裡吃飯吧？」

「隔三差五就來一次吧。」她回答，「這兒是一個神奇的地方，在你最需要它的時候，就會發現自己已經身在其中了。」

「我也有這種感覺。」我說。

「安妮，我和約翰剛才在聊你最喜歡的一個話題，也許我們應該聽聽你這個專家的見解。」

她大笑起來：「好吧，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專家，不過我倒是不缺見解。你們在聊什麼？」

「約翰問，明明大家能做想做的事，為什麼不立刻就做，而要把那麼多時間花在準備工作上。」

「啊，這確實是我最喜歡聊的一個話題。」她又哈哈大笑起來。

安妮的大笑很有感染力，我立刻對她產生了好感：「安妮，請坐。我想聽聽你的觀點。邁克，如果你有時間，也坐下一起聊吧。」

他們在我對面落座，邁克說：「在開始這個話題之前，我先跟你簡單說說安妮的情況。她有世界頂尖商學院的高等學位，多年來她都是廣告圈裡頗有名氣的高管。」

「哇，」我說，「佩服佩服。」

「客氣了。」她笑著回應，「不過要聊接下來這個話題，可能繞不開這段背景。約翰，你看電視、看雜誌、上網或者聽廣播嗎？」

「有時候會。」我說，「怎麼了？」

「我們為什麼要花這麼多時間準備我們想做的事，而不是直接去做，這個問題的一部分答案，就在我們每天接收的信息當中。」她說，「廣告商早就明白，如果你的信息直接針對人們內心的恐懼和慾望，你就能刺激他們去行動。只要你找對了恐懼點或者慾望點，就能促成他們購買特定商品或服務。」

「能舉個例子嗎？」我問。

「好。不知道你有沒有見過或聽說過這樣一種廣告，它的內容重點在於讓你開心或產生安全感，但其實其中蘊含的信息是，『只有當你擁有這件產品時，你的生活才會更好。』」

「我不知道，」我說，「應該有吧。」

「這類廣告通常把真實意圖隱藏得很巧妙，」她說，「大多數時候，廣告公司不會直接表達這層意思。但如果你意識到廣告的意圖，或者參與製作過許多廣告，你就會發現，這些信息的目的是為了讓你相信，只要你擁有某個產品或服務，你的人生就能圓滿。舉個例子，開這種車會賦予你的人生特殊的意義，吃這種冰淇淋會給你帶來幸福，擁有這顆鑽石你就能心滿意足。」

「還有，」她繼續說，「我要告訴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廣告還會傳達一種更隱晦、但更有影響力的信息——即擁有那些產品，你能獲得滿足感，但如果沒能擁有那些產品，你的人生就是不圓滿的。」

我有點兒疑惑地望著她：「安妮，照你這麼說，誰都不該買任何東西。你的觀點太極端了，一點兒也不現實。」

「哦，不是這個意思，」她答道，「你誤會了。任何人都有權利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我並不是說不能買車、去商場或者吃冰淇淋。」

「為什麼人們把那麼多時間花在準備工作上，而不是直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部分原因就在於我們每天都暴露在大量營銷信息中，如果不謹慎點兒，我們肯定會把自己的幸福和滿足寄託在某樣產品或服務上。最後，我們會陷入一種財務困境，必須不斷去做事情去掙錢，儘管那些事情不是我們真正想做的。」

「我可能沒太聽懂。」我說。

「我舉一個非常普遍的例子吧。」安妮說，「這個例子不適用於每一個人，但有助於解釋清楚我們剛才討論的問題。」

「從小時候開始，我們的生活就充斥著各種廣告，這些廣告傳達的信息就是人生的圓滿來源於物質。既然如此，我們會怎麼做？當然是購物了。我們買廣告裡的商品，想看看廣告裡說的是不是真的。」

「那麼問題就來了，」她繼續說，「購買商品需要錢。為了掙錢，我得找一份工作。這份工作可能不符合我們的理想，我花在工作上的時間也許不符合我理想的時間安排，但有了這份工作，我就買得起我想要的東西。我告訴自己，這種情況是暫時的。用不了多長時間，我就能開始做其他事情——更接近我本來意願的事情。」

「還有一個問題，因為做了一份沒有滿足感的工作，並且花了很多時間在上面，我會感覺到越來越不滿足。我們身邊有很多人，整天盼著退休，他們總是說，等退休了就可以做想做的事了。要不

了多久，我們自己也會去憧憬這種幾乎被神化了的未來。等到退休那天，我們再也不用工作了，而是可以把時間花在想做的事情上。

「我們每天做的不是自己想做的事，為了彌補心中因此產生的空虛，我們會買更多東西。我們希望廣告是真的，哪怕只有一絲一毫是真的也好，希望那些商品能代替日常工作給我們帶來滿足感。但不幸的是，我們買的越多，要付的帳就越多，就越需要花更多時間工作，這樣才能為一切買單。我們花在工作上的時間並非發自內心，所以投入工作的時間越多，我們就會產生越多不滿，因為我們留給真正想做的事的時間更少了。」

「於是我們就會買更多東西。」我說，「我明白這個邏輯了。這可不是一個良性循環啊。」

「不管是良性還是惡性循環，」安妮說，「最後的結果都是長時間工作，忙著做並不能實現PFE的事情。他們不停地憧憬未來，希望有天他們不用再工作，可以過上隨心所欲的日子。」

「哇，我從來沒從這個角度思考過。」我說，「真的是這樣嗎？」

安妮和邁克大笑起來。「約翰，我不建議你把廣告條條當真，希望你能透過現象看本質；同理，我也不希望你毫不懷疑地接受我的說法。」安妮回答，「凱茜剛才說，現在大家有機會接觸更多新事物，可以瞭解世間萬物。我分享的只是我的一家之言。你聽完

了，可以用自己的眼睛觀察世界，判斷我說的話是部分屬實、全部屬實，還是沒有一句實話。」

「嗯，你的話給我提供了一個看事物的新角度。」我說，「安妮，你剛才舉的那個例子，你自己經歷過嗎？」

安妮大笑：「肯定經歷過啊。現在說起來我可以拿它開玩笑，但當時我覺得一點兒都不好笑。那時我真的不開心，感覺無法控制自己的人生。每天我都工作很久，沒多少閒暇時光；作為補償，我用物質來獎勵自己。我當時覺得這是一種非常合理的生活方式。

「我週末也在工作，所以我對自己說，我應該獎勵自己一套新衣服、最新的電子產品，或者某件新款時尚傢俱。可是，因為我總是在工作，我很少有時間享用我獎勵自己的這些東西。來我家做客的朋友，都說他們好喜歡我家的風格，可我根本沒什麼時間在家享受這個環境。

「一天晚上，我剛翻完一大堆帳單，看它們像往常一樣，吞掉我當月收入的大半部分。我平躺在床上，盯著天花板，只有這樣才能不讓自己哭出來。我發現自己已經錯過了人生的大半，我把它浪費在一份我根本不在乎的工作上，用購物來安慰自己。說實話，就連我買的那些東西，我也根本不在乎。

「我想弄清楚自己到底是怎麼落到了這步田地。我原本的人生規劃是，工作到六十歲，等到退休，才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我感

覺自己很可憐。」

「可你現在的心態完全不一樣。」我說，「你到底經歷了什麼？」

安妮笑著答道：「我現在的心態確實完全不同。那天晚上我想了一會兒，決定出去散心。我生活在一個大城市，街道上總是人來人往。我看著每一個從我身邊經過的人，好奇他們中間有沒有人和我有同樣的感受。」

「他們快樂嗎？他們做的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嗎？他們滿足嗎？最後，我停在了一家小小的咖啡店門前。我見過這家店好幾次，但從沒進去過。令人吃驚的是，店裡坐著我的一個熟人。我在不同的場合見過他幾次，留下很深刻的印象，因為他每次都一副氣定神閒的樣子。」

「他邀請我和他一起坐坐。我們喝了幾杯咖啡，聊了三小時的人生。我跟他描述了我的狀態，他微笑著指出，我可能看自己做的廣告看多了。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。於是，他跟我講了我剛才告訴你的那個循環，他還跟我說了些別的，那些話我到現在還記得清清楚楚。」

「『轉變心態的重點在於，』他說，『你要清楚，某樣東西是否能讓你的生活更圓滿，由你自己說了算，和別人告訴你它圓不圓滿無關。』」

「那天晚上我回到家，坐下開始想，什麼樣的生活對我來說是圓滿的，理由是什麼。我逼著自己思考，我想怎樣度過自己的每一天。過了一會兒，我又問自己我為什麼想那樣度過每一天。最後，我的思緒引導我來到了這個問題上。」她說。

我低頭一看，安妮正指著菜單。

你為什麼來這裡？

「然後呢？」我問。

安妮又大笑起來：「凱茜可能已經跟你說過，一旦你問自己為什麼來這裡，你的世界就會發生改變。我不嘮叨那些無聊的細節了，不過我可以告訴你，自從那晚過後，我就不再是原來的我了。

「我的生活從一些小事開始慢慢改變，我開始每週為自己多留出一點兒時間。我再也不用『物質』獎勵拚命工作的自己，而是開始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每天，我都花至少一個小時做我真正喜歡的事。有時候，我會讀一本讓我熱血沸騰的小說；有時候，我會出門遠足或者做做運動。

「後來，一小時變成了兩小時，兩小時又發展到三小時。等我回過神來，我已經把精力全都放到我想做的事上，這些事情才能讓『我為什麼來這裡？』這個問題的答案實現圓滿。」

13

安妮扭頭問邁克：「你們討論過死亡嗎？」

「討論什麼？」我心頭突然掠過一絲不安。

安妮笑著指了指菜單：「第二個問題。」

我低頭看去。

你害怕死亡嗎？

我差點兒忘了菜單上還有兩個問題。經過第一個問題的深入探討，我還不確定自己是否準備好了去思考其他問題。

「這些問題是相互關聯的。」邁克說。

他又猜中我的心思了！虧我剛才還覺得這裡就是一家平常的咖啡館，從一開始，我就覺得這地方有點兒異樣。「『相互關聯』是怎麼回事？」我問。

「你害怕死亡嗎？」安妮問，「大多數人都怕。這是人類最普遍的恐懼之一。」

「我不確定，」我答道，「生命中要做的事太多，我還沒體驗過我想做的一切，還不想死。不過，我不會整天惦記自己的死

活。」

「沒自問過這些問題的人，沒有為實現PFE而努力過的人，」
安妮看了我一眼，頓了頓，「這些人害怕死亡。」

我一時語塞，看了看安妮和邁克：「你是說，大多數人每天都會思考死亡？我不敢相信。至少我自己不會一天到晚想著死亡。」

邁克笑了：「不，不是這個意思。我們的說法更側重於人的潛意識。大多數人每天想的事情裡並沒有死亡這個明確的概念。但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，人活在世上，剩給自己做想做的事的時間越來越少，大家的潛意識裡很清楚，死亡在靠近。所以，他們害怕未來有一天，他們再也沒有機會了。他們害怕死亡降臨的那一天。」

我對他剛剛的一席話略加思考。「你說的也不一定吧？如果有人弄清了自己的存在意義，選擇自己想做的事，實現自己的PFE，最後真的都做到了，這種人為什麼要害怕死亡？如果你已經達成心願，或者每天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，那沒有理由會害怕失去做那些事的機會啊。」

安妮露出微笑。「就是這樣。」她柔聲說著，站起身來，「約翰，很高興認識你，跟你聊天也很開心。不過我得回去找我朋友了。」

我也站起來和她握了握手。「我也很高興認識你，」我說，
「謝謝你和我分享你的見解。」

她轉身向之前的餐桌走去，我則重新溜回了自己的包廂。我感覺自己身上發生了變化。我不知道具體是怎樣的變化，但我剛剛學到的東西，一定在我今後相當長的一段人生裡都十分重要。

邁克站起來：「約翰，你還好吧？你好像有點兒不知所措。」

「我只是在想，」我回答，「你和安妮的話非常在理。我很驚訝自己之前竟然沒聽過，也沒想過這些問題。」

「順其自然吧，約翰。你以前可能也有過這些想法，但你當時還沒準備好真正接受和實踐。」

邁克伸手從桌上拿起兩個空盤：「我幫你清理一下餐桌吧。炸薯餅你還吃嗎？」

「還吃呢，非常好吃。」我說著將思緒拉回到面前的食物上，「這些東西都太好吃了。我還餓著呢，可不能讓你把它們端走。」

邁克離開餐桌，我再次集中精神，思考他、安妮和我剛剛的對話。需要消化的東西太多了。我回想安妮的故事和廣告對人的影響。我對成功、幸福和圓滿的定義，有多少是受他人影響的呢？我也很難說得清。我決定，從今以後謹慎對待人們話語背後傳遞的深層信息。

關於死亡的討論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。我們聊完之後，我對死亡有了更深刻的認識。我並非一直生活在絕望的情緒中，對死亡充

滿憂慮；實際上，我平時很少會想到死亡。但是，活出一段實現自己存在意義的一生，從不同的角度看待每一天，這在我靈魂深處產生了極大的共鳴。

「如果你已經做成想做的事，或者每天都在做想做的事，那就沒理由害怕失去做這些事的機會。」我自言自語。

我真希望自己早就思考過或者聽說過這些。「不過，」我想，「光知道這個觀念遠遠不夠，重要的是真的去做。」

14

我再次低頭看菜單。

你為什麼來這裡？

你害怕死亡嗎？

你滿足嗎？

和剛看見的時候比起來，這些問題似乎沒有那麼奇怪了。實際上，它們現在變成了無比重要的問題。

你滿足嗎？

「只有當你弄清自己為什麼存在，並且開始為這個存在意義做出實際努力後，你才能感到滿足。」我心中默想。

「這事兒可不容易，對吧？」凱茜問。

我一抬頭，只見她伸手拿起了我的水杯。「是啊，不容易。」我說，「我在想我自己的情況。我知道怎樣做好自己的工作，那是我的謀生手段。如果我問自己為什麼存在，搞清楚自己想做什麼，卻發現自己不知道該怎麼去做，那該怎麼辦呢？要是我找不到和目標相關的工作呢？我要靠什麼掙錢？

「要怎麼養活自己，怎麼為退休生活攢錢？要是新工作做不好怎麼辦？要是我想做的事被別人嘲笑或被人看不起，又該怎麼辦？」

凱茜等我說完才開口：「約翰，如果一個人一步步想清楚自己為什麼存在，找到了這個問題的答案，你覺得他們會因為自己的發現感到興奮嗎？」

「然後，去做實現存在意義的事情，是不是也很令人興奮？」她問。

我又愣住了。這個問題似乎簡單了點兒。我難道是聽漏了？「答案當然是肯定的，」我說，「怎麼會不興奮呢？這種情況下，一個人再怎麼興奮，再怎麼有幹勁都不為過。」

「那你覺得這個人有什麼理由會失敗？」

我看著她。還沒等我回答，她又開口了。

「你見過每天都全力以赴做事情的人嗎？他們是不是把時間都花在自己能真正樂在其中的事情上？」

我想了想說：「這樣的人不多，不過我確實認識幾個。」

「他們擅長做自己愛做的事嗎？」凱茜問。

「當然擅長啦。」我帶著一絲諷刺的語氣答道，「他們在那些事上花了大把時間，當然會擅長了。比如說，他們閒暇時讀的書是關於那些事，看的電視節目也是關於那些事，甚至還會參加相關的集會……有了這些投入，他們肯定會擅長他們所做的事情。」

「他們會感到厭倦嗎？」她問。

「不會，」我說，「對於自己愛做的事，他們似乎怎麼做都不夠。這類人做起事來就像打了雞血，而且……」我說到一半打住了。

凱茜衝我一笑：「你覺得這種人會很難找到工作嗎？」

我想了一下：「我認識的那些人找工作肯定不難。他們對自己喜歡做的事，不僅掌握了許多知識，而且做起來又充滿熱情，大家喜歡諮詢他們相關的事情，還喜歡拉上他們一起做事情。」

「我可以想像，他們一定很積極樂觀。」她說，「也許他們根本不需要去遠方旅行，就能讓自己時刻充滿幹勁。」

我好好琢磨了一下凱茜的話。從這個角度看問題非常有趣。如果我一直在做我想做的事，我的人生會是怎樣？如果我的時間始終花在我願意全力以赴的事上，那又會是怎樣？「那錢呢？」我問，
「他們只是擅長做某事，在某件事上懂得多，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能掙很多錢啊。他們可以隨時找到工作，可是報酬會高嗎？」問出

這個問題，我感覺好點兒了。「畢竟，」我繼續說，「一個人做什麼事才會滿足，誰知道呢？」

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」凱茜說，「在錢這方面，我們不妨設想一個最壞的結果。一個人找到了符合自己生存意義的事，每一天都會做這件事，還能以此為生。然而他無法掙到『很多』錢。天哪，真是悲劇。」

「想像一下這樣做的後果。你的生活方式與你的PFE一致，你可以用一生的時間來做你想做的事，因為你已經弄清了自己的存在意義。但是.....等你到了65歲，你可能會發現自己沒攢夠退休的錢。」

「那你怎麼辦？」她用誇張的諷刺語氣問，「我猜你只能繼續做你想做的那些事，真是悲劇啊。」

我大笑起來：「凱茜，你想諷刺我就直說吧。」

她微笑著回應：「我只不過是想表達，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。」

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問題回到了邁克的漁夫故事上。既然你現在就能做想做的事，為什麼要等呢？」

「沒錯，但不僅僅是這樣。你還記得你和安妮的對話嗎？你們聊到為什麼有人喜歡買東西。」

「當然記得，我們說有些人為了買更多東西去賺更多錢。他們希望通過購物滿足自己，因為他們每天在做的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。可這裡面有一個陷阱，他們買的東西越多，為了掙錢而工作的時間就越長，一不留神就會陷入惡性循環。」

我停下來，發覺這就是我沒理解透徹的那部分。我和凱茜對視了一下。「這和你剛才說的最壞結果有關，是嗎？」我問。凱茜點點頭。

我想了一會兒：「首先我覺得，情況最糟的那些人，可以選擇去做其他的事。」

凱茜又點點頭，我繼續往下說。

「這是最壞的結果，那顯然還有稍好一些的結果。那就是一個人可以做他想做的事，能實現他的存在意義，同時掙到很多錢。」

凱茜又點點頭。

我知道我還沒完全想透。我靠在椅背上，喝了一口水。我剛想讓凱茜給我點兒提示，腦子裡就冒出一個念頭：「說不定到時候有沒有錢都無所謂了。這取決於當事人和他所處的環境。不過，回想我與安妮的對話，我記得我說過自己不明白，說到底人為什麼要工作？我和安妮的討論結果是，人們要工作，部分原因是從工作中尋找滿足感。」

「能舉個例子嗎？」凱茜問。

「比如，我工作是為了掙錢。」我回答，「我需要買東西。我回想了一下我買的東西，覺得自己和安妮說的那類人有點兒像。我擁有的物質能帶我逃離片刻現實，減輕我的壓力，讓我感覺自己好了些。

「但我想知道，如果我不需要『逃離』或『減壓』，那我還會想買那些東西嗎？如果我一直在做我想做的事，那麼我應該沒什麼可『逃離』的，也沒那麼多壓力需要釋放。我不是說我要去深山老林裡蓋個房子隱居，我只是想知道，一個人對『很多錢』的定義，會不會因為他實現PFE的程度而改變？」

凱茜又點了點頭：「所以你覺得，人不應該渴望擁有更多金錢？」

「不。」我心裡字斟句酌地組織著語言，想表達清楚自己的想法。

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我只是從自己的角度出發來談這個問題。我覺得，如果我弄清了我為什麼存在，開始做我認為可以實現自己目標的事情，那麼我可能不會像現在這樣看重金錢。這才是我的意思。」

凱茜起身取走我桌上的兩個空盤。她微微一笑：「約翰，你的想法很有趣。」

我看著她走向廚房。

「是這個地方很有趣。」

15

凱茜回來為我添了點兒水，然後在我對面坐下。「約翰，我剛才把你的餐具送回廚房時，邁克提醒我，說有個話題你可能會感興趣。我們剛才說，人們在努力實現PFE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各種挑戰，這個話題就和那些挑戰有關。」

「比如我問的那個——他們怎麼掙錢？」

「這只是其中一種，還有很多種挑戰呢。」

我看著凱茜：「說說吧，我想聽。」

「為了說清楚，」她開始講，「你先想想我們之前聊過的那些人。」

「你是說我那幾個全力以赴投入工作的朋友？」我問，「真正享受每一天的人？」

「對。你有沒有發現他們和別人有什麼不一樣？」

「嗯，有個女人是做銷售的，在……」

「等等，」凱茜打斷了我，「別只想他們做的事，宏觀一點兒，想想他們這個群體的特點。」

我靠在椅背上，閉上眼睛。我腦中勾勒出那些人的樣子：「好的，我剛才說，他們看起來都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快樂，都非常享受他們所做的事。他們還很自信，不會給人留下虛張聲勢的印象。他們都胸有成竹，彷彿認定事情會按照他們的意願發展。

「還有一點聽上去可能有點兒奇怪，他們這類人還有一個特點，就是運氣好。好事總是發生在他們身上，而且出乎意料。」

「能舉個例子嗎？」凱茜問。

「好，就拿我剛才說的那個女人舉個例子。巧了，她和安妮一樣，也從事廣告業。她需要搞定一個大客戶。我不知道具體是什麼情況，只記得那事涉及一筆大訂單，很多人爭取過，但都失敗了。」

「然而，她決心一定要拿下這筆訂單。她花了兩週時間準備給客戶展示用的資料，然後接到了一個大學同學的電話。她和這個人已經很久沒聯繫了。他們倆敘舊的時候聊到工作，她說她正在爭取一個大客戶。結果她的大學同學有個朋友，恰好是她要爭取的大客戶公司中的員工。

「幾通電話之後，他們三人相約吃了頓晚飯。幾個星期後，她理所當然地簽下了這位大客戶。所以我說，好事總是意外降臨在這類人身上。他們的運氣就是好。」

「約翰，你覺得他們運氣為什麼好？」凱茜問。

我喝了幾口水：「我也不瞭解，也許只是巧合吧。不過有一個有趣的現象，我想了想那些做事情真正樂在其中的人，他們把時間花在與PFE一致的事情上，而這種大好事好像總是被他們碰上。」

凱茜微笑著看看我：「這種事只能被他們碰上嗎？你有沒有碰上過？」

我緊靠著卡座的靠背：「應該碰上過。我一時半會兒想不出具體例子來，但是我記得有幾次，意外驚喜正好在我需要的時候降臨。」

「約翰，如果你能想起那些具體例子，你肯定會發現兩者之間的聯繫。」

「比如說，驚喜發生時我恰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？」我問。話一出口，我全身一震，和我之前的感覺一模一樣，這就是我有了與我自己相關的重大發現時的感覺。

「約翰，我不能替你回答這個問題。但我在這家咖啡館工作，看著客人們來來往往，有一個發現——那些清楚自己PFE的人，為實現PFE全力以赴的人，他們確實運氣非常好。在他們最需要的時候，意外的驚喜總會降臨。」

「關於這個現象，我問過其中一些人，他們也有同樣的感覺，但不知道背後的緣由，給出的解釋也不盡相同。其實，他們大多數人根本就不太關心自己運氣好不好。他們只知道，當自己為實現存

在意義而努力時，幸運的巧合就會自然出現，他們管這個叫順其自然。」

「真奇怪，」我說，「聽起來有點兒玄。」

「有人覺得玄，有人覺得是宇宙的自然規律，還有人覺得事情背後有一股更強大的力量在操控。不過，大多數人只會覺得這是運氣好罷了。大家都同意確實有這麼回事，而且運氣確實是促成事情成功的因素之一。」

「你怎麼看，凱茜？」

她思考了一會兒：「其實我也不知道。可能是前面說的各種原因，也可能是另一個原因。你聽說過指數理論嗎？」

「沒有，你能解釋一下嗎？」

「能啊，這個理論其實很簡單。我舉個例子，假如你告訴某人一個消息，他再把這個消息告訴其他人，其他人又會告訴更多人。用不了多久，你的消息就會傳播給很多人，比你自己逐個告知的效果更好。這就是指數理論。」

「有點兒像發電子郵件。」我說，「你把一封郵件發給10個人，這些人各自再轉發給另外10個人，這樣繼續發下去。」

「沒錯。這是一回事。現在我們說回正題，假如你告訴大家，你正在努力實現你的PFE，你把這個消息分享給10個人，他們各自

又分享給另外10個人，這樣下去，用不了多久你就有一大幫潛在的幫手了。」

我想了一會兒：「但他們憑什麼願意幫我？我的朋友憑什麼和其他人聊起我努力做的事？」

凱茜看著我，沒有回答。我感覺她又是在鼓勵我自己找出答案。我想了想我們的對話，想到我們怎麼說到指數的話題。可我沒能想出答案：「我不明白，凱茜，能給個提示嗎？」

「約翰，想想我們剛才提到的那些人——為實現自己的PFE而工作的人，你和他們互動的時候有沒有什麼感覺？」

「感覺很棒，我會情不自禁地被他們的激情和熱情感染，我會想主動幫助他們。」

我頓了頓：「不是吧，凱茜，別告訴我這就是答案！那信息傳遞的例子又怎麼解釋呢？」

「約翰，你剛才說，他們的激情和熱情讓你也想主動幫忙。如果你幫不上忙，但知道其他人也許能幫上，你會去聯繫他們嗎？」

「當然會，我會感覺自己有動力去做這件事，因為他們……」我停頓了一下，仔細琢磨該怎麼表達。

「走在正確的道路上？」凱茜提示。

「對，差不多是這個意思。他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，讓你忍不住想去幫一把。」

「那當你跟有可能幫忙的那個人說起他們的時候，你會怎麼說呢？」凱茜問。

我一半是對自己，另一半是對凱茜露出了微笑。「我會像他們一樣，帶著激情和熱情說話。話題會充滿感染力，就好像他們的故事或者需求自帶一種積極的情緒一樣。」

「也許這就是你要的答案。」凱茜站起身，開始收拾桌上的餐具。「約翰，你居然吃了這麼多。」她端著一摞空盤子說，「你餓壞了吧？」

「是你們的飯菜太好吃了。」我回答，「我一點兒都不想剩下。」

我向廚房掃了一眼，看見了邁克。我們互相揮了揮手，這次完全不覺得有什麼奇怪的：「凱茜，我想問一下，你們還有草莓大黃派嗎？」

她大笑：「我去廚房問問。」

16

過了幾分鐘，邁克來到我桌旁，手裡端著一個盤子，上面放著足夠四個人吃的派。「你點了一份草莓大黃派？」他問。

「邁克，這分量怎麼這麼大，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吃完。」

他放下餐盤，在桌上擺了一塊新餐巾和一把新叉子：「慢慢吃，不著急。你和凱茜聊得怎麼樣？」

我剛叉起一大塊派送進嘴裡，正在大口咀嚼。聽到這話我急忙喝了口水，把派嚥下去：「聊得很好，非常有意思。我們討論了那些換了種問法問過自己這個問題的人。」我說著指了指菜單。

就在一瞬間，菜單上的問題變成了「我為什麼來這裡？」，然後又慢慢變回了「你為什麼來這裡？」，這次我乾脆沒有跟他提起問題的變化。

「對，就是這個問題。」我繼續說，「那些人似乎有一些共同點，比如說他們都清楚自己為什麼存在，他們知道為了實現那個意義要做什麼，他們對自己的能力完全自信。他們努力的過程中總是如有神助，十分順利。凱茜跟我解釋了一些相關理論。」

邁克咧嘴笑了：「大家對這個現象的猜測，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，甚至能追溯到最早那批哲學家。」

「邁克，有件事我不太明白。為什麼大家不都去追求自己的PFE？他們有什麼難處？你先別急著回答，我知道我首先應該問問自己，其實，你走過來的時候，我正在思考這個問題。但我真的很好奇，除了我自己可能想出的答案，還有沒有更大、適用於更多人的答案。」

邁克端著馬克杯，嘸了一口水，然後把杯子放在桌上，在我對面坐了下來。「關於那個問題，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答案。」他開始解釋，「這些答案是講給自己聽的，因為每個人的情況都獨一無二。不過，確實有幾個更大的決定性因素。」

「比如？」

「很多人從沒想過自己的存在意義。有的人想過這個概念，但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所謂的PFE。還有一些人因為自己的成長環境或者宗教信仰，不認為自己有權利去追求和實現自己的PFE。」

「有人覺得自己有存在意義，並相信自己有權利去實現這個意義。但即便如此，有些人也不認為只要相信自己、只要去做，就能實現PFE，他們不相信這個過程有這麼簡單。」

「這就要說回你和安妮聊的內容了。有很多人為了錢或權力，說服其他人去相信，他們的產品或服務是實現人生圓滿的關鍵。想

像一下，如果大家都意識到，我們的滿足感其實掌握在自己手中，那前面那種人就會受到巨大的威脅。說服他人的那些人將失去他們的力量。對於這類人，失去對他人的影響力可不是什麼好事情。」

「你讓我想起我和凱茜剛才說的話。」我說，「她告訴我，如果有人弄清了自己的PFE，他們就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，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，不再需要別人的允許或同意。」

「沒錯。更嚴重的是，這樣一來，再沒有人能阻止或安排他人去做他們想做的事。我們每個人都能掌握自己的命運。」

我想了想，又回憶起我剛才和凱茜、安妮的對話：「你說的這種情況和我平時看到、聽到的情況有很大差別。尋找自身存在的意義，掌握自己的命運，很多人接觸這些問題都難，更別說採取後續行動和真正過上這樣的生活了。」

「確實很難，」邁克說，「但不是不可能。其實就在幾週前，一個客人來到咖啡館，跟凱茜和我講了一個故事，關於他如何學會掌握自己的命運，非常有意思。如果你有興趣，我可以講給你聽。」

「好呀。故事裡還有漁夫嗎？」

邁克大笑：「這次沒有，不過有體育運動。這個客人多年來總是夢到自己要打一杆非常難打的高爾夫球。他說他在現實生活中並不擅長高爾夫球，睡夢中卻遇到這樣的難題，非常沮喪。在夢裡，

他要打的球要麼放在窗框上，要麼放在一大塊岩石斜面上，要麼放在其他各種荒唐又難打的地方。

「每次他都努力站穩腳跟，練習揮杆，但手感永遠不對，他知道這樣下去肯定會打出一記壞球。結果，他越是練習揮杆，就越是焦慮緊張。

「等他的沮喪達到高峰，他才會終於感覺自己做好了準備。結果，每次他剛要揮杆，球的位置就會改變，跑到另一個同樣難打的新球位。於是，他又要經歷新一輪壓力和焦慮。這樣的場景一直反覆出現，直到他從夢中醒來，心臟狂跳，全身肌肉緊繃。

「一天晚上，他又做了這個夢，但這一次，當他不能更沮喪的時候，他突然意識到自己完全可以把球撿起來，放到別處再打。並沒有什麼超級難題，除了他自己，沒有人在意他擊球的位置。

「他說，醒來之後，他有種不可思議的強烈感覺——他覺得自己洞悉了一個深刻的道理。他以前不懂這個道理，現在卻看得無比清楚。聊到最後，他告訴我，『不管別人讓我們相信什麼，不管我們在廣告裡聽到什麼，不管我們對工作的高壓有什麼感覺，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刻。以前我忘了這個道理，所以在各種各樣的外界力量影響下，我總是努力調整自己，不知不覺被它們控制了。』

「『除了我自己，沒人關心我在哪兒擊球；同理，在生活中，只有你真正瞭解自己存在的意義。永遠不要因為其他人或事失去對自己命運的掌控。要積極地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，不然就只能被動接受安排。要學會移走你人生中的高爾夫球。』」

邁克講完故事，看著我說：「你看，的確沒有漁夫吧。」

「這個故事沒有漁夫，而且很精彩。我喜歡這個故事包含的信息。」

「那個客人也喜歡。他說這個夢改變了他的人生。從那之後，他意識到他可以對自己的命運做出選擇。現在，要是遇上不知如何是好的事情，他就告訴自己，把那個高爾夫球移走。他說，只要把這句話說出口，他就不再害怕，能鼓起勇氣去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。」

17

我看看手錶，已經是早上五點十五分了。「不會吧，」我說，「我馬上就可以再點一次早餐了。」

邁克微笑道：「還是先把你的派吃完再說吧。」

「那我就不客氣了。」我回答道，又將滿滿一叉食物送進嘴裡。我吃完又喝了一口水，「邁克，我還有件事不明白。這事我和你、和凱茜都聊過，但還是沒找到答案。」

邁克笑著說：「那就請問吧。但草莓大黃派的做法我可不能告訴你，那是我們這兒為數不多的祕密之一。做法是我媽媽傳給我的，我跟她發過誓，永遠不告訴別人。」

我咧嘴一笑：「明白了。幸虧我要問的是另一個問題。我們討論過人們問自己『我為什麼來這裡？』的事兒，凱茜和我也討論過這個問題對提問者的影響，還有人們知道答案後可以怎麼做。但我還有一點不明白……」

「要怎樣才能找到答案，是吧？」邁克問。

「對。」

「我覺得，這個問題還是把凱茜叫過來一起解答比較好。她和我一起回答你，比我或她單獨回答你更好。」於是，邁克起身走向咖啡館另一端。凱茜正坐在那兒跟安妮和她的朋友聊天。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在聊差不多的話題。

過了一會兒，凱茜起身和邁克一起向我走來。

「派好吃嗎？」他們倆落座後，凱茜問。

「好吃極了。」我咧嘴一笑，說道，「我差不多吃飽了。」

「凱茜，約翰想知道如何找到第一個問題的答案。」邁克邊說邊指了指菜單背後的「你為什麼來這裡」，那個問題此時變成了「我為什麼來這裡」，「我覺得我們倆最好都來回答一下他的問題。」

凱茜點點頭，直視著我的雙眼，用非常嚴肅的語氣問：「約翰，你有信箱嗎？」

「有啊。」

「你向自己提出那個問題後，在下個月的第七天，也就是頭一次滿月的日子，你的信箱裡會收到一個包裹。裡面有一份文件。你把它舉起來，藉著燭光看，就會看到知道答案的人寫下的一條祕密訊息。這條訊息你一生只能讀一次，只能在燭光下才能看到，而且必須在一個月的第七天看。」

我放下水杯，湊過去認真聽她說。

「這個包裹很好認，外包裝用的是紅色絲帶，打的是雙結，其中……」

這時，我注意到桌子在動，或者說更像是在震顫。我直起了身子。

「怎麼回事，凱茜？」我吃驚地問，「桌子……」

凱茜繼續說話，好像根本沒注意到桌子在抖。「大繩圈至少是小繩圈的兩倍長，繫在包裹偏左上角的位置。」

我瞟了一眼邁克，頓時又驚訝又尷尬，因為桌子的抖動並非鬧鬼，而是邁克搞出來的。他一邊聽凱茜說話，一邊捂著嘴趴在桌子上，拚命憋著笑。可他笑得太厲害，整個身子都在顫抖，桌子也跟著抖起來。

我哈哈大笑。凱茜轉過身，開玩笑地在邁克肩上捶了一下。

「你的演技可真夠差勁的。」她笑著說。

「抱歉，」邁克說，「你說的太像那麼回事了。我實在控制不住我自己。」

「好吧。」凱茜說，「約翰，關於你要找的答案，我稍微自由發揮了一下。」

「稍微！」邁克說，「你根本就是在胡編亂造。還什麼『打的是雙結……』」邁克模仿著凱茜，我們三個再次放聲大笑。

「你真是太會編故事了，凱茜。」我說，「可是，我的問題你還沒回答呢。」

「這樣才有意思嘛。」她笑嘻嘻地說，「我這樣做是為了說明一點。有的人意識到了問題，就想知道答案，但他們只想在其他人或者其他事物的引導下找到答案。」

「比如第七天收到的一個包裹。」我笑著接話。

「沒錯，第七天。但重點是，得到答案後，我們憑自由意志決定我們想做的事；同理，我們也可以憑自由意志主動尋找答案。」

「所以，你的意思是說，」我說，「人不能剛邁出第一步，就站在原地等待。如果有人真想知道他為什麼存在，他就得為自己找出答案。」

「沒錯。」邁克說，「人們尋找答案的方法各不相同。有人通過冥想問自己為什麼存在；有人一邊聽自己最愛的音樂，一邊記錄自己的想法；很多人選擇到大自然中自己一個人靜一靜；也有不少人選擇和朋友或陌生人交流分享這個話題；還有人會通過閱讀，在書中理念和故事的引導下找到答案。」

「哪種方法最管用，你有什麼建議嗎？」我問。

凱茜轉過身對我說：「約翰，這完全看個人。你要記住一個關鍵點，自己的答案，全世界只有我們自己可以決定。所以很多人都在追尋答案的過程中選擇獨處。」

「我能理解這點。」我說，「要是你整天被資訊和信息轟炸，就很難集中精力思考問題。」

「是啊。」邁克回應，「有人花時間冥想，或者去大自然中靜一靜，通常就是為了逃離外界的『噪音』，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真正要思考的問題上。」

「這就是全部答案了嗎？」我問。

「並非全部。」凱茜說，「約翰，你還記不記得，剛才我們說到接觸不同的理念、文化、觀點、人等行為的價值嗎？」

「當然記得，當時我們在說，一個人為了實現他的存在意義，為什麼要多去了解不同的事物。」

「沒錯。」凱茜說，「同樣的觀點也適用於那些尋找PFE的人。有人發現，一旦他們有新體驗或者接觸到新理念，有些體驗或理念就會讓他們產生共鳴。遇到他們熱愛的事物時，很多人都有生理反應，比如汗毛倒豎、脊樑骨彷彿觸電、喜極而泣等等。還有人會產生一種『就是它』的感覺。這些都是找出自己存在意義的線索。」

「我明白了，」我笑了，「那種感覺我也有過。當我讀到或者聽到一些事物時，心裡會很清楚地知道，我就是想做這件事。其實，我今天晚上就出現過好幾次這種感覺。」

凱茜向我露出微笑：「約翰，你的問題解決了嗎？」

「應該算是吧。假如我沒理解錯，你是說沒有統一適用於所有人的答案，但可以試試看找一個地方集中精力思考問題。體驗不同的事物，接觸不同的理念，留意自己對各種事物的反應，這些都有助於我們尋找答案。」

「沒錯。」邁克說。

凱茜站起身：「我去看看其他客人。約翰，你還有別的需要嗎？」

「沒有了，凱茜，謝謝你。不過，萬一我在滿月之夜收到一份意外禮物——繫著紅絲帶的包裹……我可能會再請教你幾個問題。」

她哈哈大笑，朝邁克眨眨眼：「沒問題，歡迎隨時提問。」

18

凱茜離開我的餐桌。「約翰，來這裡之前，你本來要去哪兒？」邁克問。

「我剛開始度假。我覺得自己需要抽出一段時間，逃離一切，趁機好好思考一下。我不知道我具體想思考些什麼，但在剛才的.....」我瞟了一眼手錶，「.....在剛才的八個小時裡，我冒出了一些相當不錯的想法。」

「邁克，你介意我問你一個私人問題嗎？」

「不介意，什麼問題？」

我看著他：「你是因為什麼契機，才在菜單上放了這些問題？」

邁克靠在椅背上，臉上浮出一絲淺笑：「你怎麼知道有個契機？」

「因為你、你的行為舉止，還有這個地方。我不確定，但我感覺你就是在做你想做的事。所以我猜你問過自己那個問題，而這個咖啡館就是你的答案。」

邁克又淺淺一笑，端起馬克杯喝了口水說：「很多年前，我過著異常忙碌的生活。我晚上要上研究生課，白天有全職工作。其他時候，我的每一分鐘都用來做體育訓練，目標是成為專業運動員。有兩年半時間，我生活中幾乎每一個時段都安排得滿滿的。

「畢業之後，我辭職給自己放了個暑假，因為我已經找到一份新工作，九月初正式入職。我一個哥們兒也剛剛畢業，我們決定一起前往哥斯達黎加旅行，慶祝畢業。

「我們花了幾週時間在這個國家四處遊蕩，去熱帶雨林遠足，觀察野生動物，沉浸在全新的文化環境裡。有一天，我們坐在一段漂流木上，吃著新鮮的芒果，看著海浪衝上美得不可思議的海灘。我們在接近30攝氏度的水中玩人體衝浪，玩了一整個下午。日落時分，我們心情很放鬆，看著天空從明亮的藍色變成粉紅、橘紅，再到正紅。」

「聽起來很壯觀。」我說。

「的確。我記得自己眺望眼前的美景，開始回想，過去的兩年半裡，我每時每刻都按照計劃生活，而這幅美景每天都會出現。原來，只需要坐幾小時飛機，再走過幾條泥路就能抵達天堂，可我之前根本不知道這個地方的存在。我發現在我瘋狂的兩年半中，不僅這個地方始終存在，太陽也始終存在，海浪也始終沖刷著那片海灘，眼前的一切已經存在了百萬年，甚至上億年。

「想到這些，我感覺自己非常渺小。我的煩惱，我的壓力，我對未來的擔憂，似乎一切都不重要了。在我以前的人生中，不管我做了或者沒做什麼，不管我的決定是對是錯，還是對錯參半，哪怕將來哪一天我已經不在，眼前的風景也依然會長久地存在下去。

「我坐在那兒，面對自然那不可思議的美麗與壯觀，覺得我的生命不過是宏大宇宙中的一粒微塵。然後，我產生了一個想法，我為什麼來這裡？如果我以為重要的東西其實並不重要，那什麼是重要的？我存在的意義是什麼？我為什麼來這裡？

「那些問題冒出來之後，我之後的經歷就和凱茜跟你說的差不多。直到我想出答案，問題才消散。」

我原本靠在椅背上，但邁克講話時，我不自覺地朝他湊了過去，想仔細聽清他說的每一部分。

「謝謝你，邁克。故事真精彩。」

「約翰，生活本來就很精彩。只不過有人沒發現自己是作者，沒發現他們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創作。」

邁克站起來說：「我要回廚房打掃一下。約翰，你還想吃點什麼嗎？」

「不了，我馬上就要走了。我本來徹底迷路了，才發現這個地方。現在，我依然不知道我該往哪個方向走。」

邁克笑著說：「那要看你想去哪兒了。」

他開口想要說點兒別的，又頓了頓，彷彿他決心不說出口。他轉而說起另一件事：「你沿著這條路開幾英里，就會看到一個十字路口。右轉，你就能回到高速公路上。高速公路入口附近就有一座加油站。你剩下的油夠你把車開到那兒了。」

我不清楚他怎麼知道我剩下的油夠我撐到加油站，但我直覺他說的肯定沒錯。我站起來伸出手：「謝謝你，邁克，你的咖啡館真是太特別了。」

他和我握了握手：「不用謝，約翰。祝你一路順風。」說完他就轉身走了。

19

我低頭看看菜單。

你為什麼來這裡？

你害怕死亡嗎？

你滿足嗎？

這些問題都很深刻。如果一天前有人問我這些，我肯定會以為他有點兒精神錯亂。現在，我坐在這裡，看著菜單的背面，居然無法想像之前的自己。

凱茜來到桌旁，把我的帳單放在桌上，遞給我一個餐盒：「這是最後一塊草莓大黃派，是邁克送給你的告別禮物。」

「這是我送你的禮物。」她說著遞給我一份菜單。菜單封面上，在「你為什麼來這裡咖啡館」下面，凱茜給我寫了一句話。我把它讀了兩遍。

「一個小東西，給你留個紀念。」她微笑著說。

「謝謝，凱茜。謝謝你為我做的一切。」

「我很榮幸，約翰。這是我們的緣分。」

我把錢放在桌上，拿起菜單和裝著派的餐盒，走出咖啡館，走進新一天的開始。

太陽即將從停車場對面的樹林後升起，新的一天就要到來。空氣中依然殘留著昨夜的一絲沉寂，白晝的喧囂卻已經拉開了序幕。

我感覺自己充滿活力，重新振作起來，我把餐盒從右手換到左手上，打開車門。

「我為什麼來這裡？」我想，「我為什麼來……」

這的確是嶄新的一天。

尾聲

在那家咖啡館度過一夜之後，我的人生就改變了。這些改變並不像一道閃電那樣來得那麼快、那麼突然，但卻有著同樣的力量，最終對我的生活產生了影響。

和安妮一樣，我也開始慢慢改變。我離開咖啡館時，不停地思考「我為什麼來這裡」，然後在餘下的假期中不停地思考這個問題。我沒有馬上得出答案。我知道，要想找出我的存在意義——或者凱茜所說的PFE——只花一個假期的時間思考，然後回歸我曾經的生活是遠遠不夠的。和大多數真知灼見一樣，這個問題的答案需要花些心思才能找到。

我從凱茜和安妮那裡學到了各種方法，最後，我把這些方法組合起來，終於想出了答案。一開始，我先每天抽出一小段時間，專注於我喜歡做的事，和安妮的做法差不多。然後，我開始嘗試找和利用凱茜說的那些機會，接觸和了解新事物。這樣一來，「我為什麼來這裡？」這個問題的答案範圍變大了，不再像我旅行之初時那麼狹小了。

終於，我的PFE和我想實現它的方法逐漸清晰起來。諷刺的是，我是在面對最困難的挑戰時想清楚的。當兩個選擇擺在你面

前：一個是用一生追求自己的生存意義，另一個就是活著，你可能會以為，做出這個決定很簡單。

但事實並非如此。

隨著時光流逝，我發現大多數人的旅程會在這裡結束。他們窺探籬笆牆上的小洞，清楚地看到他們想過的那種生活，但出於一些原因，他們不會打開門，走進那種生活。

起初，這個事實讓我覺得特別遺憾。但正如邁克所說，我開始相信不同的人會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做出選擇，有人小時候就已經做出選擇，有人要長大一些，還有人終其一生都沒有做出選擇。做選擇，急不得，沒有人能幫你選擇，你只能自己來。

「如果你已經做成了想做的事，或者每天都在做想做的事，那你沒有理由害怕失去做那些事的機會。」對我來說，正是這個道理幫我推開了那扇門。如今，這句話已經成了我的人生信條。

我常常想起那家咖啡館。每次我打開信箱，看到裡面塞滿廣告和我需要的信息，我都會想起凱茜和她那個綠海龜的故事。反向浪從未停歇，伺機捲走我的時間和精力。但現在我已經知曉了它的存在，我就可以保存實力，乘著正向浪前進。

我還常常想到邁克在哥斯達黎加海灘的故事。從宏觀視角來看，我們的壓力、焦慮、勝利和失敗全都微不足道。

不過，正是因為我們去面對看似微不足道的自己，才找到了人生的意義。

要說我對改變生活有什麼遺憾，那就是我真後悔沒早點兒做出改變。我想，在咖啡館的那一晚之前，我可能還沒做好準備吧。

現在，我明白了自己的存在意義，也會為了實現這個意義而努力生活。門的另一邊，我永遠不會再回去了。

Table of Contents

序
01
02
03
04
05
06
07
08
09
10
11
12
13
14
15
16
17
18
19
尾聲